

外国教育名著丛书

人是教育的对象

——教育人类学初探

(上 卷)

〔俄〕康·德·乌申斯基 著

郑文樾 译

人民教育出版社

本卷根据苏联俄罗斯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教育科学院教育理论与教育史研究所编辑出版(1950)的《康·德·乌申斯基全集》第八卷译出

К. Д. УШИНСКИЙ

ЧЕЛОВЕК КАК ПРЕДМЕТ ВОСПИТАНИЯ

Опыт педагогической антропологии

Том первый

外国教育名著丛书

人是教育的对象

——教育人类学初探

(上 卷)

〔俄〕康·德·乌申斯基 著

郑文樾 译

《丛书》责任编辑 肖云瑞

本卷特约责任编辑 苏渭昌

责任编辑 胡寅生

*

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总店科技发行所发行

外文印刷厂印装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9 插页1 字数450,000

1989年8月第1版 1989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000

精装本ISBN 7—107—10310—5/G·1272 定价8.65元

平装本ISBN 7—107—10311—3/G·1273 定价7.35元

《外国教育名著丛书》出版说明

为了发展我国社会主义教育事业，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教育体系，不仅需要研究我国教育的历史和现状，总结我国教育的经验，而且需要研究外国教育的历史和现状，借鉴外国教育的经验。为了给我国教育工作者提供研究外国教育思想的理论著作，并给师范院校提供教学参考书，我社决定出版这套丛书。

这套丛书选收古代、近代、现代对世界、对中国有较大影响的外国教育家、心理学家的有代表性的教育理论著作，包括整本专著、文章汇编或者著作节选。

毋庸置疑，本丛书所收选的书既闪耀着人类教育智慧的光辉，又由于作者所处时代、阶级的限制，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糟粕；有的虽非糟粕，但由于地区条件的不同，也可能并不适合于我国。因此，我们在阅读时一定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作武器，对书中的内容进行分析，批判地吸收其中有益的东西，而不要照搬照抄。

为了帮助读者阅读和理解书的内容，我们请译者或有关专家为每一本书撰写了前言，有的书还附有年表、图片或其他参考资料。当然，前言只是一家之言，而不是对某书的定评；读者完全可以对这本书进行更加广泛更加深入的研究。

由于我们水平有限，经验不足，本丛书定有不少缺点和错误，欢迎读者批评指正，以便我们改进工作。

人民教育出版社

1984年

前 言

十九世纪中叶的俄国，在生产力迅速发展和农民运动高潮的推动下，涌现了一大批进步的思想家、文学批评家和教育家。乌申斯基就是当时俄国的最杰出的教育家。他被誉为“俄国教师的教师”、俄国国民学校和教育科学的奠基人。他的教育思想不仅对俄国的学校和教育科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且对世界教育科学的发展也有一定的影响。根据对世界不同地区教育文献中所选一百种出版物的综合调查，乌申斯基被认为是自古以来世界各国最杰出的二十位教育家之一。^①



康斯坦丁·德米特里耶维奇·乌申斯基(Константин Дмитриевич Ушинский, 1824.2.19(3.2)—1870.12.22(1871.1.3))^②出生在图拉市一个地主的家庭。他的父亲参加过1812年的卫国战争，思想进步，早在俄国农奴制废除以前，他就解放了自己庄园里仅有的三十名农奴。

乌申斯基在谢维尔诺夫戈罗德城附近他父亲的庄园里度过了自己的童年和少年时代，并在那里受完了中等教育。1840—1844年就读于莫斯科大学法律系，聆听了著名教授格拉诺夫斯基和列德金等人的讲课，对哲学、文学和戏剧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以出众的才华和优异的成绩博得了校方的赞赏。大学毕业后的第二年，他应聘为雅罗斯拉夫高等法政学校的代理教授。

①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育季刊：《教育展望》，1984年（总第49期），中文版第1期。

② 括弧外是俄历，括弧内是公历。下同。

1848年，欧洲爆发了资产阶级革命，此时俄国国内的农奴制危机也日益加深。沙皇政府为了维护其统治，竭力镇压革命运动和遏制进步思想的传播，把大学完全置于政府的控制之下，要求大学教师必须将讲稿预先送审。乌申斯基是一位杰出的进步教师，他拒绝了政府的无理要求。他坚决主张科学应促进人民生活的改善，号召大学生研究俄国人民的生活和需要。他的观点充满着民主主义精神，因而他在学生中享有崇高的威望。也正因为如此，他在反动当局的心目中成了一名“危险分子”，当局决定对他实行监视。1849年末，上司视察了乌申斯基执教的高等法政学校，接着就解聘了他的教授职务。从1850年起，乌申斯基不得不离开他心爱的工作岗位，到内务部外事办公厅任科长助理，并在《现代人》和《读者文库》两家杂志社担任编辑，发表了一些译自英文的译作和外国杂志曾经转载过的论文和评论。

1854年下半年，乌申斯基来到加特钦纳孤儿院工作。这是一所规模相当大的学校，有一千余名学生。乌申斯基起初担任教师工作，以后被任命为该院的学监。培育新一代的工作深深地吸引了乌申斯基，他的教育才干在实践中显露锋芒。在短短的几年中，他成了一位著名的教育家和理论家，发表了《论教育书刊的效益》、《论公共教育的民族性》和《学校的三个要素》等论文。1859年，乌申斯基又被任命为彼得堡斯摩尔尼学院的学监。这是一所专为贵族女子设立的半修道院式的寄宿学校，按照E·沃多沃卓夫的意见，在这所学校中培养出来的“不是人，而是女修道士”。乌申斯基到任后，不顾校长和部分教师的反对，果断地改革了学校的生活制度和教学措施，吸收了一些进步的教师。此外还增设了两年制的师范班，为俄国女子师范学校奠定了基础，乌申斯基本人也因此成了女子教育方面的出色的活动家。与此同时，乌申斯基还受命编辑《教育部公报》，并且在公报上发表了一些重要文章，如《劳动在心理和教育上的作用》、《祖国语言》和《师范学堂草案》等。

正当乌申斯基在教育活动中取得卓越成绩之际，更为严重的灾祸落到了他的头上。斯摩尔尼学院的校长、神甫以及一些被乌申斯基解聘的反动教师联合起来写匿名信，诬告乌申斯基，说他是政治上不可靠的人，指控他宣传无神论和信仰自由。就在连申辩的机会都没有的情况下，1862年他被政府解除了学监的职务，政府并以考察外国女子教育状况和编写教育学教科书的名义，把他遣送到国外。在1862—1867年侨居国外期间，乌申斯基研究了一些欧洲国家的教育制度和办学经验，为俄国小学编写了《祖国语言》以及使用这些教材的《教学指导书》，撰写了不朽的教育巨著《人是教育的对象》的前两卷，并为第三卷准备了材料。

1867年，乌申斯基回国后，由于反动势力的日益猖獗和病魔缠身，他已经不可能继续在学校和国民教育机构直接从事教育工作，于是他便致力于编写供孩子们和教师们使用的书籍。

1870年12月22日(1871.1.3)，年仅47岁的乌申斯基病逝于敖德萨，他实现了他青春时期的理想，“尽量为祖国谋求更多的福利，——这是我终身唯一的目的，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应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①

乌申斯基的一生虽然是短促的，但是他却以自己的心血凝结了一份极其丰富而又极其宝贵的遗产。1945年8月，苏联人民委员会为了纪念乌申斯基逝世75周年，决定出版乌申斯基教育著作全集。按原定计划，拟出版10卷，在1948—1952年这段时期，实际上已出版了11卷。这是到现在为止出版的唯一完整的乌申斯基教育著作全集。其中第一卷收入了乌申斯基的早期(1846—1856)著作；第二、三卷收入了乌申斯基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所写的有关俄国学校和教育学发展的理论与实际问题的论文；第四、五、六、七卷收入了乌申斯基编写的教科书及其教学指南等；第八、九两卷是乌申斯基的最重要的著作《人是教育的对象》第一、二

^① 转引自：康斯坦丁诺夫等编、李子卓等译的《教育史》，人民教育出版社，1957年版，第268页。

卷；第十卷收集了乌申斯基为撰写《人是教育的对象》一书第三卷准备的材料；第十一卷收集了乌申斯基本人的回忆、日记、通信，以及一些研究资料。

我们现在出版的乌申斯基教育著作，是根据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教育科学院出版的《乌申斯基全集》编译而成。全书共分三集，第一、二集为乌申斯基的主要教育著作《人是教育的对象（教育人类学初探）》^①；第三集《乌申斯基教育文选》收入了乌申斯基有关教育问题的一系列重要论文，如《论公共教育的民族性》、《劳动在心理和教育上的作用》、《论教育书刊的效益》、《关于在首都开设职业学校的必要性》以及关于一些具体的教学方面的论述等。这些著作是乌申斯基长期从事教育理论研究和教育实践的产物，也是世界教育宝库中的重要财富。但在我国除了《人是教育的对象》（第一卷）一书曾于1959年由科学出版社翻译出版外，其余均未翻译或系统翻译过，因而鲜为人知。为了适应我国当前改革开放的需要，使教育工作者比较系统地了解和研究乌申斯基的教育思想，我们特编译出版此书。限于水平，有错误和欠妥之处请读者指正。

二

乌申斯基生活在俄国农奴制度发生深刻危机、社会民主运动不断高涨的时期。当时在社会改革（包括教育改革）问题上出现了西欧派和斯拉夫派之争。西欧派主张按照西欧的方式来改革俄国的社会，而斯拉夫派则打着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旗号，主张保持俄国的古老传统。作为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启蒙思想家和教育家

^① 乌申斯基生前曾计划撰写《人是教育的对象》一书，共三卷。第一、二卷于乌氏在世时均已撰写完毕，并相继出版。但由于作者过早辞世，他仅为撰写第三卷准备了材料。这次我们翻译出版的《人是教育的对象》第一、二卷包括了乌氏已撰写成文并出版的此书的全部。

的乌申斯基，自然也卷入了这场争论，他提出了“公共教育的民族性”原则，并以此作为他的教育理论的指导思想之一。

与西欧派的观点不同，乌申斯基认为，教育是由人民的历史发展所决定的，并且是跟其它一些社会力量一起发生作用的，每一个民族的公共教育在成为国家和民族生活因素之一以后，便按照自己的特殊道路前进。因此，不应当脱离本民族的特点来虚构一种教育制度，或者从其它民族那里去抄袭教育制度。他强调指出，抄袭其它民族的教育制度是不可能的。他不同意斯拉夫派的观点，他不排斥学习外国的好经验的必要性。他在一封私人信件中写道：“千万不要认为人类伟大的启蒙者的存在与俄国无关，而我们要一切重新开始。”^①众所周知，乌申斯基本人就曾经有分析、有批判地从夸美纽斯到赫尔巴特等教育家的进步教育思想中吸收了大量的养料。

按照乌申斯基的意见，民族性是由每个民族的历史发展和它必须存在于其中的社会条件和自然条件所决定的特点。它是“国家历史生活的唯一源泉”，^②因而也是建立国民教育制度的基础。他说：“一个没有民族性的民族，就等于一个没有灵魂的肉体，它只能屈从于衰败的规律，只能消亡在另一些保存着自己的独特性的肉体之中。”^③一种教育如果不是根据民族性原则建立起来的，它就不可能成为“民族发展历史过程中有生命力的工具。”^④他要求“教育始终要从这个丰富而纯洁的源泉中吸取自己所需要的东西，”^⑤要按照本民族的特点建立自己所特有的国民教育制度，确定自己的特殊目的和达到这个目的的特殊手段。他在考察和分析了西欧一些国家的教育制度后得出结论说：“一切民族共同的

① 转引自：Л·姆尔曼诺夫：《伟大的俄国教育家和他的评论者》，载《真理报》1937年4月10日。

② 乌申斯基：《论公共教育的民族性》，第八章。

③ 同上。

④ 同上。

⑤ 同上。

国民教育制度，不仅在实践上、而且在理论上都是不存在的，德国的教育学不过是德国的教育理论。”^①不能按照外国的教育制度培养人，无论这制度有多严整和周密。乌申斯基所强调的教育的民族性原则在今天仍有其现实意义。

三

乌申斯基的巨大历史功绩是他运用当时的科学成就，充分论证了教育学的心理学和生理学的基础。

1860年，革命民主主义者车尔尼雪夫斯基发表了哲学论文《哲学中的人类学原则》，这是当年俄国平民知识分子的哲学宣言，它阐述了人本主义唯物论，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乌申斯基的教育巨著《人是教育的对象》与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观点十分相近。首先，他强调，要正确地进行教育，就必须正确了解教育的对象，必须认识作为教育对象的人，他写道：“如果教育学希望从一切方面去教育人，那么它就必须首先也从一切方面去了解人。”^②乌申斯基所说的“从一切方面去了解人”，就是要研究人的生理和心理特点，研究社会环境、时代精神、时代文化以及先进的社会理想对人的影响，他说：“一个教育者应当力求了解人，了解他实际上是什么样，了解他的一切弱点和伟大之处，他的一切日常琐细的需要以及他的一切伟大的精神上的要求。”^③

乌申斯基在《人是教育的对象》一书中，对人的生理过程作了唯物主义的解释，这就使他有可能科学地对待心理学和教育学上的许多问题，尤其是教学论上的许多问题。

乌申斯基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认识论观点：事实是科学的基础，是科学的出发点。他认为“事实”存在于我们之外，而且不依

① 乌申斯基：《论公共教育的民族性》，第八章。

② 乌申斯基：《人是教育的对象》，第一卷，“序言”。（第一卷即上卷，下同。）

③ 同上。

赖于我们而存在着，自然界和社会中的“事实”是“独立的”、“互相联系的”，它们由于“内在的规律”而永恒地发展着和运动着。乌申斯基把“事实”看作人的认识客体，他写道：“现在只有这样一种哲学是可能的：它把科学的世界观建筑在由心理自我观察而获得的事实基础上，同时也建筑在由观察那个存在于人之外的自然而获得的事实基础上……一个思想家，无论他是从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出发，还是从孔德的那个似乎把心理现象的存在本身也忘记了实证哲学出发，他都会同样远离现实的知识，会堕入幻想结构的世界。”^①他还认为，这些“事实”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永远发展着的，而发展本身又是前进性的。正是从这种观点出发，学识渊博的乌申斯基撰写了《人是教育的对象》中的生理篇和心理篇，他花费巨大的精力考察了当时人类已经取得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成就，对人的复杂生理-心理过程进行了十分详细的分析，从中揭示出人的身心发展的规律性，并在此基础上为教育学奠定了科学论据，提出以自然现象和精神现象的科学规律为依据的教育-教学方面的建议。

例如，教育-教学过程实质上是学生在教师指导下认识客观世界的过程。神经系统是人的这种认识活动的物质条件，而了解这个神经系统(特别是中枢神经系统)的构造和功能，对掌握学校教育-教学规律以及有效地组织教育-教学过程都有巨大的意义，所以，乌申斯基在生理篇中详细地叙述了神经系统生理学，讲到了神经系统、感觉器官和大脑的构造，详细地解释了反射运动、形成习惯和熟巧的生理基础、神经系统和记忆、神经系统对想象、情感和意志的影响等这些与教育-教学过程有密切联系的问题。乌申斯基依据当时的科学成就作出结论：可以通过练习来形成新的反射，也可以通过练习去破坏天然的或后天形成的反射，但破坏已有的反射比形成新的反射要困难得多，因此在教育儿童

① 《人是教育的对象》，第二卷，俄文版第15页。(第二卷即下卷，下同)

的过程中应该尽量避免坏习惯的形成。乌申斯基写道：“任何一种习惯行为都是反射行为，行为的习惯性有多深，它的反射性也就有多大”，①“习惯和熟巧是掌握了的反射”，②“良好的习惯是一个人存入他的神经系统的‘道德资本’，这个资本会不断地增长，而一个人毕生就可以享用它的‘利息’”，“坏习惯在同样程度上则是一笔道德上偿不清的债务，这笔债务能以不断增长的利息折磨人，使他最好的创举一无成效，并把他引导到道德破产的地步。”③

熟巧是掌握了的反射。乌申斯基认为，教师应注意在学生身上培养熟巧，并把它与发展学生的智力联系起来，他写道：“熟巧在很大程度上可以使人自由，并能为他开辟继续前进的道路。”④如果教师在教育-教学过程中只注意发展学生的智力，而忽视熟巧的形成，那么智力发展本身也就会失去它有力的支柱。

关于记忆，乌申斯基也作了十分精辟的论述。他在仔细考察神经系统如何参与人们的记忆行为之后指出：参与活动的器官越多，接受的印象就越深刻，形成的记忆也就越深刻和完整。因此，他认为，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尽可能多地调动学生的各种神经器官参加活动，这样学生的记忆就会更深刻，所获得的知识也会更全面、更牢固。智力的发展是在记忆的范围之中并且是依靠记忆进行的。如果一个人没有记忆的能力，那么他在心理方面就会比低等动物还要低级。乌申斯基肯定地说：“可以毫不牵强附会地说，教师与之打交道的只不过是学生的记忆，而教育影响的全部可能性都建立在记忆能力的基础上。”⑤人的记忆能力随着人的活动的扩大而发展。各种不同年龄的人的记忆也各有其不同的特点，乌申斯基对教师应如何根据学生的年龄特点去发展和巩固

① 《人是教育的对象》，第一卷，第12章，第20节。

② 同上书，第13章，标题。

③ 同上书，第15章，第3节。

④ 同上书，第15章，第8节。

⑤ 同上书，第26章，第19节。

儿童的记忆及防止遗忘都提出了具体的建议。

乌申斯基认为，教师的教育技巧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他是否善于在教育-教学过程中激发学生的注意，而教师也有责任培养学生良好的注意。他生动地把注意比喻为了解人的精神结构的“风雨表”：一个人对什么最感兴趣，他就对什么最注意。仔细观察一个人特别注意什么事物，就可以判断他的精神结构。观察学生的注意是认识学生精神世界的手段，但教师的责任不只是限于通过学生的注意了解学生的精神世界，更重要的是要在教学-教育过程中使学生的注意力沿着良好的方向发展。

前面已经说过，乌申斯基认为，教学-教育过程实质上就是学生在教师指导下的认识过程。他在自己的著作中用相当大的篇幅阐述了认识过程。当然，他并不是一般地阐述认识过程，而是从教育过程的角度来阐述认识过程及其规律的。他在阐述概念的形成、判断、推理、时间、空间、归纳和演绎等问题时，广征博引，涉及了古代和当代的许多心理学家和哲学家的论断，分析了各家理论中的正确和谬误之处，进而提出他自己在这些问题上的见解。虽然总的说来，乌申斯基并未形成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他对认识过程的阐述也并非辩证唯物主义的，但由于他尊重科学和事实，在许多问题上他已达到了科学的认识论的高度。他的许多见解对教师如何指导学生的认识过程以及如何形成他们的情感和性格，迄今依然有着现实的意义。例如，乌申斯基高度评价归纳法在人类认识发展中的作用，他说，“如果说人作出了一切能使人的生活有别于动物生活的无数发现和发明，那么人应该把这一切全都归功于归纳法，即归功于以经验和观察为基础的思维。”^①他认为，归纳法的“目的是要认识自然现象的规律和在实际生活中利用这些知识；而这一方法的手段是观察。从观察和经验中获得自然现象的规律，应用这些已经获得的规律来改善实际

① 《人是教育的对象》，第一卷，第12章，第20节。

生活和进行新的观察和实验。”^①乌申斯基指出，为了进行正确的和科学的归纳，使用的概念必须精确，不然就会影响归纳的正确性，这就好比是用朽木造房，建成的房子准会是不顶用的，因此，“教育者也应从此得出一个结论：在儿童心灵中形成正确的基本概念是何等重要；教他学会观察而在观察中又不掺入丝毫错误思想是何等重要。”^②

乌申斯基还对“理性”与“智慧”作了阐述，提出了许多与教育问题有关的精辟见解，他写道：“动物也具有意识，但自我意识却只是人才有的。”^③在理论领域中只要有理性就够了；但是最高的实践生活所要求的则是完整的人，也就是说，要求智慧的指导。这个意见适用于人的整个社会历史活动，而对教育活动则特别有效，乌申斯基说，“一个以教育未成熟的一代为己任的成熟的人，应当首先具有这种冷静的明智，”即“看到当前的知识极限”，“因为他不是为专门科学而培养学生，而是为了包罗万象的生活而培养学生，”^④“一个教育者由于了解人的本性，他便很清楚，满足物质需要还不是满足人的一切需要，人不是为了吃饭穿衣而活着的，而是为了生活他才吃饭穿衣的，所以他不会使人的最高尚的心灵的与精神的需要得不到发展。”^⑤

《人是教育的对象》是当时条件下一部最好的教育心理学。乌申斯基依据当时的科学成就，仔细分析了教学-教育过程中心理现象的各个方面和各个环节，对耐心、惊奇和疑惑等心灵-内心感知、对性格的培养以及劳动的作用等问题都提出了精辟的见解，为教学-教育工作提供了心理学和生理学根据。例如，在讲到儿童的心理特点时，乌申斯基说，儿童总是缺乏耐心的，原因

① 《人是教育的对象》，第一卷，第41章，第3节。

② 同上书，第41章，第16节。

③ 同上书，第49章，第4节。

④ 同上书，第49章，第6节。

⑤ 同上书，第49章，第7节。

之一是他们的意志尚很薄弱，其二是因为他们头脑中的内容还很少，最后还因为他们身上所产生的意向还很少在经常的爱好和激情中找到抗衡的力量。乌申斯基认为，“在人身上培养合理的耐心是最复杂的和最重要的教育任务之一。”^①

在讲到惊奇时，乌申斯基说了一段迄今仍不失其深刻意义的话，他写道：“惊奇是科学发展的强大动力之一（牛顿突然对苹果落地感到惊奇）。科学从惊奇出发，它又回到惊奇……教师必须保持崭新的惊奇感。如果他能保持这种孩子般的能力：在他看来是最简单的东西中寻找值得惊奇的东西，那么孩子们一定能和他接近，而这种接近是最有教育效果的。”^②

疑惑是人皆有之的一种心理状态。乌申斯基指出了引起疑惑的原因，他说，“心灵由于各种经验的关系形成了一些相对立的表象系列，会激起疑惑感。儿童由于受骗或者失败的经验，在他身上逐渐开始形成疑惑。”^③乌申斯基认为，疑惑有正反两方面的作用：首先，疑惑为科学开辟道路，这无疑是积极的作用；但单独的疑惑会很快使心灵空虚起来，并使性格丧失任何精力。乌申斯基主张疑惑和信心互为补充，他写道：“疑惑为科学开辟道路。信心推动科学前进。理解信心与疑惑之间的真正关系，是哲学的极其重要的任务之一，而在教育中运用这一关系，则是教师的极困难和极重要的责任之一。如果说盲目的信心在科学中和生活中都不能把人引导到任何好的结果，那么对一切都疑惑就只能使人的任何活动全部陷于瘫痪。这两种情感只有在它们互相补充时才都是好的。”^④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乌申斯基分析了少年儿童的心理特点后提出，把破坏一切的疑惑引进一个年轻的心灵是危险的，因为它尚未形成坚定的道德规则，还不能在产生疑惑的时刻仍在实

① 《人是教育的对象》，第二卷，第26章，第10节。

② 同上书，第二卷，第27章，第20节。

③ 同上书，第二卷，第28章，第1节，第5节。

④ 同上书，第二卷，第28章，第4节。

际生活中遵循道德原则。因此，乌申斯基认为：“道德倾向的培养应该先于理智的发展，正面意向的培养应该早于批判才智的培养。”^①

在分析愤怒和善良、恐惧和勇敢等感知时，乌申斯基提出了许多在今天仍有积极作用的教育建议。例如，他认为，恐惧是压抑心灵力量的，“恐惧的教育作用是非常令人怀疑的。如果可以使用恐惧的话，那也要非常谨慎，而且要一直记着：勇敢才是心灵的生命力量。”^② 乌申斯基批评一些惯于恐吓孩子的教师说：“他们用恐吓来掩盖自己不善于抑制愤怒，其实不善于抑制愤怒的人就没有资格做教师。”^③ 他还向教师们提出忠告：“教育者应该保护儿童的可贵的勇敢情感，但同时也应该使孩子通过克服恐惧的经验把无理智的勇敢改造成理智的刚毅。”^④

又如，在考察了愤怒和善良这一对“心灵-内心感知”后，乌申斯基又作出了对我们同样极为有益的结论：“教育家应该关心，不让孩子的心灵成为易怒的，不培养那种事事处处为自己的愤怒寻找养料的所谓胆汁型的人；他们同时也应该关心，不要把孩子的心灵培养成一颗善良而又糊涂的心，别让它不论对什么都倾注自己的善良，别让它对恶倾注的善良比对善倾注的还多……如果教师不应该在学生身上发展胆汁型情绪，那么他同时也应该关心，不把学生的心灵教育成蜜饼型的……”^⑤

根据人的机体有生长的需求和人的心灵有自觉活动的需求这种特性，乌申斯基在人的性格形成问题上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在性格形成中起作用的有两个因素：人的天性和生活条件，而“为了要形成刚强的性格，就需要有更多的感觉、愿望和行动，

① 《人是教育的对象》，第二卷，第28章，第10节。

② 同上书，第二卷，第32章，第17节。

③ 同上书，第二卷，同上。

④ 同上书，第二卷，第22章，第26节。

⑤ 同上书，第二卷，第21章，第23节。

换言之，需要实际地生活。”^①因此，乌申斯基指出，不该把小孩整天关在学校里，不能靠不断重复一些道德格言和各种限制，应该让孩子有尽可能多的感觉、愿望和行动，应该给儿童的心灵和意志的独立生活留有合理的天地，因为只有在这样的生活中才能为未来的性格积累材料，并很好地组织这些感知和愿望。^②他还说，要让儿童有适当的自由活动，教育者有时应离开孩子，完全由孩子自己支配自己的时间。教育能起很大的作用，但它并不能代替一切。^③乌申斯基的这些思想无疑是积极的。但他完全不赞成在形成孩子性格的过程中采取放任自流的态度，他写道：“教育者应当敏锐地把固执、任性同对自由活动的需求区别开来，不要在压制固执和任性时还去压制对自由活动的需求，因为没有对自由活动的需求，人的心灵就不可能在自己身上发展人的任何高尚品格。总之，教育者应当培养追求自由的强烈意向，并制止任性和专横趋向的发展。”^④

在内容丰富和思想深刻的教育巨著《人是教育的对象》中，类似的例子举不胜举，但使这部巨著永葆青春的却是乌申斯基的指导思想：“我们并不对教师们说，你们就这样或那样去做吧！但是，我们对他们说：你们研究你们想支配的那些心理现象的规律吧，你们斟酌着这些规律和你们想在其中应用这些规律的那些环境去做吧。……我们要劝告教师们必须尽可能细心地研究人的生理和精神本性，研究自己的学生和他所处的环境，研究那些不经常想到的教育措施的经过，为自己制定一个明确的、良好的教育目的，并且依靠已获得的知识和自己的智慧坚定地去达到这个目的。”^⑤这个思想不仅指导乌申斯基写出了《人是教育的对象》这部巨著，

① 《人是教育的对象》，第二卷，第44章，第4节。

② 同上书，第二卷，第44章，第4、5节。

③ 同上书，第二卷，第44章，第4节。

④ 同上书，第二卷，第45章，第16节。

⑤ 同上书，第一卷，“序言”。

给教师的实践提供了科学根据，而且还将推动今天的和明天的教师们在丰富多采的教学-教育活动中发展教育科学。

四

乌申斯基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观点出发，非常重视教育的作用。他认为，正确的教育能培养人具有一种内在的道德和理性力量，这种力量使人既能自觉地抵制来自周围环境的坏影响，又能积极地和各种坏影响作斗争，使儿童成为理智上、道德上和体力上得到充分的和谐发展的人。在人的各种教育中，乌申斯基赋予道德教育以特别重要的意义，他写道，“我们大胆地提出一个信念：道德的影响是教育的主要任务，这种任务比一般地发展儿童的智力和用知识去充实他们的头脑重要得多。”^①而道德教育的任务首先是培养儿童的爱国主义和人道主义精神，培养他们的坚强性格和意志以及诚实、谦逊、爱劳动、守纪律等品质，使他们成为完美的人。

乌申斯基认为，学校，首先是国民学校在道德教育中是决定性的因素。道德教育的最主要手段是教学和教育活动，而祖国语言的教学以及学生的各种形式的劳动则是教学和教育活动的基础。在当时的俄国和欧洲一些国家的学校中，教学和教育工作是截然分开的，是由不同的人员分别进行的，但乌申斯基坚决反对这种作法，他主张把教学和教育结合起来，他写道：“在这样的制度下，儿童的智育和德育截然分离，两方面都是软弱无力的。”^②他认为，德育是基本的和决定性的教育范畴。在教育过程中，教学也是德育的手段。教学倘使不以德育为支柱，就不可能收到理想的效果。

① 乌申斯基：“谈俄国教育中的道德因素”，载《乌申斯基教育文选》，（俄文版），第一卷，第252页。

② 《乌申斯基全集》（俄文版），第二卷，第531页。